

荅

氏

贊

問

疑

煉

義

厓

贊

鼎

居

氏

疑

義

答

問

癸未秋
成都薛
氏崇禮
堂復木

章公撰春秋左氏疑義荅問五卷、侃幸先得受讀而繕寫之、謹演贊師言書其後曰、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盡者、專付丘明、使爲之傳、傳雖撰自丘明、而作傳之旨、悉本孔子、公書所詮明者、梗概如此、不知因舊史之說、則直以春秋爲素王之書、責之熾悉而曩疑起、不知孔子有所治定、則云春秋不經孔子筆削、純錄魯史原文、而修經之意泯、不知作傳之旨、悉本孔子、則經違本事與褒諱挹損之文辭、屈于時君而不得申者、竟無匡救證明之道、其弊也、孰傳則疑經、廢傳而經義彌晦矣、傳稱韓子見魯春秋、知周公之德、孟子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卽公羊傳亦有不修春秋之目、是以知春秋必因舊史也、傳言春秋非聖人孰能修之、故所記僞如逆女

齊豹三叛、皆明其爲孔子所書。史記稱趙鞅書叛、亦爲孔子特筆。是以知孔子有所治定也。夫書因赴告、不能合於本事、以魯史局於一方、無由廣爲考覈也。故楚圍弑麋、春秋不錄。比之討圍、遂不得不蒙惡聲。此牽於文義也。它國之事、孰順孰逆、或天子方伯主之、或魯君主之、雖不合於義、而史官不敢駁異。故里克爲殺卓之罪人、周齊罪之也。鄭突衛朔爲魯史之所右。桓莊右之也。此制於名義也。孔子與丘明西觀周室、見列國史官記注之文、乃以所可治定者、纂之經、所未可治定者、付之傳。經以存魯史之法、傳以示是非之真。故經卽有違於本事、屈於時君者、得傳而不患無匡救證明之道。是以知治定未盡、專付丘明作傳之旨、悉本孔子也。觀孫卿子遺春申君書、引傳楚圍齊、崔

杼事、經稱曰春秋、太史公吳太伯世家稱左傳爲春秋古文、明經傳皆出聖人、故言之初無分別也、桓譚有言、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善哉斯言、信成學治古文者之埠臬矣、公書上甄曾、吳孫賈、太史之微義、下取賈服、杜預之所長、要使因史修經、論事作傳之旨、由之昭晰、闡紛盡解、瑕適不存、鄭君贊周禮先師、謂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公於春秋、亦豈異是、蓋自左氏微以來、未有若斯之懿也、侃與聞眇論、誠不勝歡慶云、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弟子蘄春黃侃。

春秋左氏疑義荅問卷一 章氏叢書續編之五

餘杭章炳麟

問、孟子言、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國體變易、臣弑其君、典刑已絕、子弑其父、不涉國事、委諸獄吏耳、將春秋果垂法萬世、抑無用於今邪、按君臣之與長屬、名號少殊、典禮有隆殺焉爾、之綱之紀、亦何差池、作亂犯上之誅、於今仍未替也、且左氏謂春秋之稱、懲惡而勸善、賈子謂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太史公言春秋人事、浹王道備、向歆父子謂春秋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非專爲懲弑而作、今舉其犖犖大者、如戎狄不稱人、所以分北異族、以地叛必書、所以嚴爲國防、王人必尊

於諸侯、列國不得相役屬、誘執有誅、失地示貶、並於時務爲要、其餘推極成敗、表箸賢佞、經傳具有其文、斯之法戒、百代同之、安得至今而廢哉、若徒舉當時典禮、則秦漢以還、浸已變易、豈獨不用於今也、苟易衣裳以鱗介、降民德於毛宗、當爾之時、聖道長絕、又寧獨春秋經乎、

問、公羊於獲麟說春秋緣起、左氏穀梁何以無文、春秋旣就、屬之何人、言屬商者何據、按春秋緣起、當問者四、一周春秋緣起、周官五史、不及紀年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此所謂時以作事、非爲編次策書、宰夫所稱歲會月要日成、亦祇以攷羣吏而不及邦國焉、外史掌四方之志、據楚語則故志與春秋異類、知外史所掌非春秋、漢藝文志有太古以來

年紀二篇、晉發汲冢亦有其書、此皆周末歷家所造、於成周無有、春秋之名始見管子、法法篇、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山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今觀十二諸侯年表、始自共和、知前此但有尙書、更無紀年之牒、墨子歷述春秋、亦以宣王爲始、是知始作春秋者、宣王之史官、蓋尹氏辛氏史籀之倫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謂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也、春秋作、謂宣王時也、其後孔子修之、要在褒周室尊方伯攘夷狄及諸朝會遣使之事、略與小雅同、而不及大雅受命之端、其統亦可見矣、二百國春秋緣起、周室雖有春秋、布其法式、侯國殊絕、不能同時、蒐錄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平王以上、列國之事甚稀、惟卽位及卒

爲具、以周有錫命會葬之典、故得其詳、列國之有春秋、蓋晉爲

取先、穆侯四年、記取齊女爲夫人、宣王二十年、七年、記伐條生太子

仇、宣王二十年、記以干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宣王二十年、其

次則鄭宋衛、鄭武公十年、記取申侯女武姜、平王十四年、記生

莊公寤生、平王十四年、十七年、記生太叔段、平王十七年、宋武公十八年、

記生魯桓公母、平王二十三年、衛莊公十七年、記愛妾子州吁、州吁好

兵、平王三十年、其次則齊、釐公二年、記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母知

平王四十二年、晉史自辛有二子以前、已有籍氏、鄭則與周同遷、其國

亦有尹氏、嘗獲魯隱、囚之尹氏之舍者也、此二國者、依中興之

法以紀年、先於諸侯、秦本紀云、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其

於周室、當平王十八年、六國表稱秦紀不載日月、此乃密於尙

書顧猶未備春秋之體故春秋載秦伯卒鮮有書月日者卽其
赴告列國亦與史官紀事同也三魯春秋緣起魯於諸侯爲秉
周禮視宗卜史自始封有之顧春秋始隱獨在吾鄭秦宋衛後
與齊差若比肩者蓋王靈所逮由近及遠晉居河東與王畿夾
河而治故受法最先鄭本畿內武公始與平王東徙爲周卿士
故受法卽在有國之初秦於西都爲邇而襄公自平王時始列
爲諸侯後十八年而有春秋於始封亦近宋處豫州之東衛在
淇水之域開國雖先於秦鄭上去西都視晉爲遠故其始作春
秋後於晉幾六十年齊魯地處東海去東西都皆遠故春秋始
於平王之末上距共和元年一百一十九歲矣呂氏當染篇稱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

當作平王

使史角往惠公

止之則知惠公之世法守浸失請於天子然後廢官得修故魯春秋始於其子隱公傳稱五十凡者亦宣王之史所遺書法政
度悉依時制非周公舊籍也其閒尙有魯史所增如文公傳稱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若周史之法必不爲邦君諱
矣四孔子修春秋緣起語載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顧未及書禮春秋緯書端門受命之說妖誕無諛杜氏以爲
感麟而作使麟不出春秋竟不作邪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此非妄徵符瑞蓋就時人所信誓以決絕之言豈爲
一麟發憤乎然則四夷交侵諸夏失統奕世以後必有左衽之
禍欲存國性獨賴史書而百國散紀難令久存故不得不躬爲
采集使可行遠此其緣起一也王綱絕紐亂政亟行必繩以宗

周之法則比屋可誅、欲還就時俗之論、則舜倫攸斁、其惟稟時王之新命、采桓文之伯制、同列國之貫利、見行事之善敗、明禍福之徵兆、然後可施於亂世、關及盛衰、此其緣起二也、獲麟之歲、陳恆弑君、沐浴請討、卒無省納、則春秋可以終矣、此非作書之緣起、亦非文成致麟也、左丘明者、太史公以爲魯君子、別錄七略以爲魯太史、見藝文志、論語稱其同恥、而班彪謂在定哀之間、亦下及悼元之世、詳後、本與孔子同纂春秋、無待自述緣起、穀梁聞之後

師求其原而不得、公羊言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徵諸三家、可謂百慮而一致已、若其授受之迹、緯書以歸之子夏、解疑論稱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此西京通人大儒所不言、呂覽載子夏辨三豕渡河事、仍問晉史而定

之其事在教西河時、去孔子作經已遠、公羊亦未有引子夏者、
無徵之論、斷可知矣、史遷於孔子世家及自序說春秋緣起、猶
多采公羊後師、自序又云、聞之先人、春秋而授受之迹亦缺、惟

十二諸侯年表、蓋本張北平書、緣起授受、特爲翔實、其言曰、孔

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按六國表

史記獨藏周室、是當時諸侯之史、皆上王官、訖六國、猶然故觀周始得之、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

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

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孔子史記謂孔子所錄周之史記、成左氏春秋、此記

孔左制作之狀、皆當時實事、惟謂傳指不可以書見、丘明懼弟

子失真，因是有作，其說尙有未諦。尋晉楚之教國子，皆以春秋、楚語道其事，敘首春秋，次世，次詩，次禮，次令，次語，次故志，次訓典。孔子所教，則庶士也，故先以詩世。見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成以禮樂，未嘗及春秋。七十子於百國史記，素非嫺習，猝然語以傳指，孔子不爲，自獲麟至孔子卒，纔滿再期，學未深通，而以意說。七十子不爲也，尙考孔子之歿，仲弓子贛子游子夏原思曾子有子子張公西華猶在，論語定於悼公之後。據論語載孟敬子之謚，小戴記檀弓篇有悼公之喪孟敬子季昭子問荅事，是敬子卒於悼後，論語之成，又在敬子卒後。所載弟子言議，無涉及春秋者。左氏所載，惟子贛數佐會盟，能述故事，然亦不談春秋義法，觀其於隨武子趙文子輩，尙爲耳所未聞。見衛將軍文子篇則知事亦疏闊，其於春秋傳指，不言可知。次有曾子十篇，錄於戴氏外及

百家傳記載七十子緒言者多矣，大氏講德述禮，誦說詩書，品

藻人物，而論春秋傳指者絕少。

惟韓非外儲說右上引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

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此一條爲審正，然大氏

本諸管子，其後穀梁子數引尸子、沈子，亦時引傳，又無徵信於七十

子之言。

春秋斂露俞序篇，仲尼作春秋，子贛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此等

皆公羊末師所記，未足徵信。公肩子者，仲尼弟子，列傳有公堅定，單行本索隱堅作肩，家語亦同。太史公錄其人在，不見書傳

中，仲舒何由得聞其言？

則知丘明述傳，本不以弟子異言故。嚴氏春秋引

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

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左傳正義引沈氏所述，

此則春秋經傳

同作具修，語見觀周。嚴氏雖治公羊，不能非閒，桓譚新論稱左

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史通太平御覽皆引此言相持而成則經傳同修可知所

以爾者經有從赴告諱國惡之文不以實事付之於傳則遠慙南董之直必改赴告忌諱以從周室史記則非魯之春秋是以相持成書事義始備觀周之役本兼爲經傳行也且後人作史尙不得有本紀而闕列傳豈以聖哲參會鑒不及斯乎又觀左氏及太史公所述經亦自有丘明之筆矣如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十二諸侯年表秦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君子譏之見左氏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下依史公說丘明爲魯君子則此先書不書者皆丘明新意而孔子斟酌焉經且有丘明同纂者其傳安得後時而作乎若乃貫穿百國辭無